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六千八百

四十二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十二震

善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嘉言

儒好殺之人。臨死報驗。于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惡神怒。酷暴不已。殺

釋殺害之罪。雖令衆生墮於地獄。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放殺。肆情殺害。狂大

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道彼死於社。我償其社。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我無辜。結怨成業。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楚人。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一夕已就寢。聞人和街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燭生。見

是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初。妻知縣斷此。王韶公

事。其吏宣判。王韶決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

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減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

富貴而債。其償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余債主不相放。罪韶快

然不悅。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

家。舉。菜。碟。內。雜。菊。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

悉。探。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李。于。宋。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能

用兵多殺之報。唐。衛。州。司。馬。杜。基。嘗。為。洛。陽。城。尉。知。捕。寇。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

人。皆。焚。死。杜。基。生。惡。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

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僕馳出。執執之。其人曰。某即殺于橋

人家之賊也。改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

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

欲出外。輒坎河。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大六七團。大者

如銀。小者如徑。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焚其心。臍痛

熱發狂。因為諸火。逃逃擊之。令人勝門。及人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逃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儼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儼馬首。虎反入草中。聞其言曰。我傷故人。儼曰。君非李儼乎。曰。是矣。儼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儼如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愛。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遇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遇。曩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夫何懷念。嗜昔之舊哉。然君無運。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儼曰。我常凡事。君顧展升。禮儼乃再拜。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辱而不識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荆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卧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二

亦不知足。至暮則昏。暗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擎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股有班毛。以手捫而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俄然負於路。乃掬而咀之。立盡。自是見見而趨者。冀而翔者。走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尔來居此。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儼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晚儼曰。君久飢。儼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儼。有餘馬一疋。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欲友人之俊。來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儼曰。食籃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木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數囊。此必印也。栢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來。輒出使。我方與熊豹。草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跨驢頂蓋。並遊英俊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儼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儼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構矣。然有小懸。須浼侍者矣。吾向卧病。走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而去。使吾妻子。餒凍。可於道路。君獨不知乎。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及矣。無所棄也。儼曰。此無所惜矣。虎復曰。向有一婦人。

跨馬過此。吾得而食之。有銀瓶臂吾街。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糾生。殺水虜是矣。此去不過百步。若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爾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儼合舉而聽之。儼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為詩一篇。蓋欲表吾外譚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據吾憤也。儼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為異物蓬茅下。君以乘輅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儼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人不知也。意頗予之不才。冉有所疾。在父常深嘆之矣。若反求其所自限。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常私一媼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媼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為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焉。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今君見我馬。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三

不薄也。復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旃旆滯。王程願與于叙別。甚久。儼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莽中。悲泣所不忍聞。儼亦大恟。儼乃於溪下得隸。乃上小山。立馬木定。見巨虎躍出。踏石。噓木大。吼聲震林木。儼仗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為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徒校尉胡科有隙。及宏下獄。科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詔曰。胡科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科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武字思度。成帝時。亦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遂陶侃將高寶平梁頤。自交州還。放設銀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菜。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繼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藉入其家。巖體貌偉麗。及巖歸。至新州。詔賜死。劉取味。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劉取味。驗其已死。俄而自反。

五代薛文傑。周主王緝時。為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當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怒。是歲。吳人攻建州。緝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薛文傑乃進。情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紆難。乃以糧車。

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古云。過三日可無恙。送者聞之。戒他二日而
至。軍士踴躍。樂于市。聞人爭以瓦石投之。鬻食立盡。明日。緝使者至。赦之
已不及。初。文傑為緝。遣樵車以謂古刑。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
芒內。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解為十二
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女。共來驗檢。都無踪跡。別
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聚眾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勸之。寺主云。當殺
之夜。不省聚眾。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為。竟伏誅。

宋。明待制。奔涉。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捨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鞠
焉。呂妻希中時。相意。遂捕于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寬之。乃死於
獄中。郡民相與。備贈。建道場。致牲宰者。不可勝數。呂方生。決事。忽聞鐘
磬。繞鼓之聲。甚喧。使人聞之。則曰。胡待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
吏持門狀至。曰。明待制。祇候。胡未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
為束帶。見馬。胡曰。罪無罪。為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
不見。一府為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三

蜀郭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于打貧民趙安。注于鬻人腦而死。安有男
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
骨。流血不絕。或時。親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罕妻于避地。餘于之金步。寄跡於
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請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慈。彌聚旁
邑。杜借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主。被賊中。受其官職。珪躬。持佩
值其。稱來游。濟。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獨於竿上。
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
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凶災。且薦。拔遣兵。而死者。萬
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感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林。其母。妻。且。扶
掖。以歸。在室。跳。跟。若。格。鬪。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
為。醉。耳。屬。其。尸。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人。視。之。矣。偏。身。青。痕。歟。滿。蓋。寬
尾。林。仇。云。

宋。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鹿。虎。大。首。之。臺。獲。祖
宗。御。容。與。官。闈。諸。物。實。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
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脈。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實。於是
諸。尸。皆。棄。市。周。以。功。待。本。縣。令。郭。為。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遭。虜。禍。邑。人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多捕獲京口周郭亦南未嘗同其友朱生輩聞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龍當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密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飲罷過南街小巷到一隙處過向者五年正身發跡中周郭之脚同行者了無所觀二子即稱心痛仆地不能起東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膜見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定縣屠者信主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刺殺之刎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錐肩捺頸血納諸行吞且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冥于其門為誣汗計既而不果復獨歸首已矣仍伺隙處拋於道側過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遲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訝女出不反問其事坐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履務猶潘忠明任責旬日不得賊踪跡有乘七官人者善邀與紫姑神試往扣啓符詩曰木屑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紫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親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捐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東買一猪賽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三

五

福情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已已動語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陳尸於江尚未全棄計始行免之月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宋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捶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冥暗中自言為亡妻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拜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趨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史張三之妻本倡也去歲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鞭其髮使相觸有聲稍息則杖之或以針籤爪使爬土或真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矣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歸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就按始得食三年而死既葬為野大盜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唐法之北鄙有農人王女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寶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女國不敢夫吾而室內衣裘罕之無子遺女國一子名

何七。年尚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
 有二種紫色者。亦為擄去。送明村人集。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妻
 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以未決。父娘耳。遂寃泣而久之。隣
 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因曰。勿謀逐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
 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踈
 踐狼籍。安國牽歸。偏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
 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為驚逐。不
 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貴。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因驗契書。其一
 乃以紫繩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
 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逃也。即送其
 故曰。我既行劫。殺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
 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
 亂奔。紛紜相逐。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糜州。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
 踪跡之。牛往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打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九月。家人為設
 齋三日。存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

宋史卷一百四十二

六

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泣。家人不
 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
 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具言之。且
 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粟性。歲餘。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肩
 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迴澤無
 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優欲南去。遇文
 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已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素
 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運。遇僧。先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
 生日。因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蛇。飛鳴清微。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
 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徽。時者前嶺南節度使。說之子也。宰臣賈餗。始知舉。登進士第。大和
 未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牙校。利徽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徽
 所因。道士平環其家。既不獲。餗。以詣士良。士良命殺於棘門外。盡取其財。
 其財時。徽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綠衣。衣上皆流血。
 甚異之。及西。問至。詢其由。則徽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縣府都督謝祐克險忌毒則天時使曹王於縣中祐歸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初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則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薄葬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獄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河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園欲遺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寂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深及十五里餘會有一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州有鄭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叔叔擲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鄭公遂執叔至匿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肉我許口累疏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夫却不知所在鄭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狀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郡下因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携其囊同行妾指一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焉彼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泊舟山陽見並舟一

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去使我坐待至曉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鞭撻

得與子野攝球至陰司主者令復甦從人世受報後以手足墮宋下邳張禪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禪以

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禪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

以杖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禪排戶而入張曰懷袂曰君恃貴縱殺害規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伊靈數日鄰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子妾死此其寃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

宛然一女子徧體皆袿楚來宋楊開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開性暴橫果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

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感美而已開一日乘怒於劇署中秋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譴之曰

成令之惡者汝也今之罪當生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宋明參政竊器識妖殺才學優瞻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

京尹入泰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佑。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泰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駢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美觀。具述所以。明曰。然。人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相來視。郎官曰。此謂泰政暫請服藥。倣不意實抱疾耳。明曰。可曾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人曰。豈未飢渴刺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未矣。可聽之。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國既圍。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未撫師。將生而收。瑛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寃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與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義與權第歸。娶郭惜女。茂方名竟。不親。唯與與交結相誓。天寶中。義與調校。遂州儀龐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漆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漸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三

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義與因請茂方同行。其于義郎方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龐五百餘里。礮石臨險。已江浩渺。琴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山路。既獲之所。抽金鎗擊義與頰。擗之於湍流之中。伴號哭云。馬驚踐長官祖矣。今將何之。其夜會義與妻及僕御。致莫感。勸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况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使權與夫人。秉名之官。且利一此俸。祿。還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感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校。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現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飯。媪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媪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因啓水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泣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媪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減。則汝父之寃。無復雪矣。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非惜死也。今此吾子留血襦還。乃天意乎。其子審鵬霜刃。候茂方安寢乃殺之。仍學其首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叔舅聞。取衫于驗之。歎歎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陳姓。主母怒。擯主父捨之。解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取。遂直造舊室。視其婢陳。皆已撤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婢解婢中。無異平昔。主母大恚。月餘憂卒。婢遂尋房。又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語人。坐見忽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肉。弟先肥充。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軍興衛州石塞。同財作客商。一日軍謂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百貫。請石同住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因置藥毒軍先行。路中聞軍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庫。忽見軍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捕。軍曰。我未食。石遂邀軍於市店。將食。軍於懷中取一紙囊。發之。五味也。軍遂置一匕於石盤中。軍曰。君毒我。我這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捕。讓何也。石方悟。軍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畜殿閣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黃鰮鮑芻至。魚降階拜。授桑人謂魚曰。魚曰。吾意君未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地判官。他日又詢魚曰。是姑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來。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顧。薄君子不念舊。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持令僕求之。姑至。乃隨吏去。見地判。姑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姑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姑。一吏云。是姑謀叛。罪當處死。姑大呼曰。韓魚召我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姑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餅。而跋者。桑曰。此誰也。姑曰。此是唐黃。向為衛吏。曾辱公。公命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姑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姑與贊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子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者有舊。待嗣寓京。其囊竭。盡就雲娘。借貸以供用。昔始雲娘曰。吾赴官。裝汝歸。由是雲娘營園中。所有以助之。昔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沿汴江歸。昔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九

許。既而後秀州青龍尉。學家之官。一日善同家人。生有人獨處而人。乃雲娘也。責善曰。我登蓬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子矣。善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善乘舟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善入水。更浣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曹州人。先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間。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伴已。人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因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復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方下。忽見前婦。以手觸其面。總領驚懼。歸報。其被擗。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未對證。輸數日。有二騎帶帽。穿白木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未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輸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木暝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墮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未為。撒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十

故在萬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魁曰。急與馬卸鞍。前本路咬都元及同知。攷復為本路城隍。今番是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魁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郡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深。任涪州刺史。道生乞假。歸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一婦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涪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夫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刺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跡來。又勸兄決斬。至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墮不肯下。索酒嚥之。頻頻數杯。終不能去。轉覺眼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獲。即以咒術而問。鬼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尔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尔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精。載一商過湖。歎商勢。沉之。而有其資。不獲。獲載。為豐商。家道日興。適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己亥。

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寃已屆。速來汝家。夫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遂收拾金帛。作一篋。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遂陳。陳棄篋疾走。兵得篋。即去。一大蛇。遂陳。齒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因嫌陳放。死隣舍。宗吉夫妻二口。單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辟。拒而不伏。東吏理問。勘經一月。猶不得實情狀。伏時。青州人張叔教。為司吏。因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叔教竊立照壁後。聞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加上。睡。醒。睡。又驚。擗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叔教出。急令獄吏。詳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我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着。方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捆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因。極刑于市。

宋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急暴死。經三日。復蘇。云。初見屋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為人。視之。則其亡婦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夫昱私問卒曰。冥官為誰。卒曰。即陳襄。迷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孔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活。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十一

春。高平李美家。奴石從。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孀居。為人所殺。欲辨。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是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還半路。其人使死。卷以手錢。一疋青綾。袖袖袍與奴。屬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敦。敦遇病。白日見刁乘輅車。導使史卒來。仰頭瞑目。乃人備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背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自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結視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鄴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嘗行臺尚書。嘗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禁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陽。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弊。指數珠。自名五戒。陽因與結為法友。欣然相約。同詣後師。夜至馬尾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陽以為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陽。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奴即去。主人未曉。夢陽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于敏持弓箭來馬追四十餘里。乃獲五戒。遂引弓殺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鵝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勒那預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要在汝身。至時。周宿國王。因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離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能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墜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并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假以載鐵。厚

漢為名。調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金饋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食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于孫寒餒。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璋超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史叱彥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為善。愈造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為奴。

宋威方。既罷鎮江都統制。謫竄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腰股沉重之疾。藥石鍼艾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寢臥火。橫股其上。使熱氣蒸噓。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因林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張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威指此。危宣贊也。蓋威嘗破廣德軍。時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折其股。而實之以錢。危君任兵鈐。權禍尤酷。妻卞氏色美。威以為妻。遂命絕。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之際人皆知為冤業。下民亦難死。于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積幣。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荆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婦。令殺之。民得蹤。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有罪遭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屨泛海歸。為顧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擊破其船。棄于渚。別易船行。兵陽處不到。要害經宿復蘇。忍痛上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已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業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枉結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郎。移赴司理院。時正衙抱疾。假主簿黃撥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方出縣門。逢三盜。着商賈服。相隨遊觀。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却教我苦中受苦。撥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廷。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跡跡已露。欲未聽。勸消息。故自投陷。穿天網不滿。交臂就擒。洎獄成。皆鬻于市。恐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呼。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彼主之罪重故也。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二

十三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歿。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獄。遇恩宥。得脫。其父伯冷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墓。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感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眾知為僧冤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挂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遠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許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過官道。惟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喚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冀消宿愆。不旬日而死。

宋荆門軍長林縣民。塞大居。鄂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鄒亞。對為黃婿。鄒惡陋。不辭事。薄有貨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塞。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掩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塞氏。浸淫與女。通塞常諷之曰。苟能殺鄒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持木得闕。紹熙四年秋。城人來一版牛。往襄陽。鄒輔行畢。事南還。塞遂見來主。跨馬。鄒負擔。

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刀出迎之。視相值奮所來。墜馬死。繼又敗。郭亞昇
實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凶變所起。素之姻
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素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鹿駒相踴。歸
將出視。驚曰。此是素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達
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素。其一尸。眾識為郭。固以畧聞陰計。徑往。素曰。
汝何得白晝殺人。卷面亦聲嘶。不能答。李正在馬邊。皆受捕。明年春。狄成
蹇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廣州嚴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
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財。食。息。無
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問。是。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什。城。隍。拘。糜。仍。成。云。尊
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獄。殿。自。是。不。復。親。他。日。即。條。借。出。禱。晴。中。途。值。雨
作。適。到。獄。廟。之。前。眾。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馬。雨。止。出。外。忽。逢。故。妻。來。前
畧。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
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
王氏不旋踵亦死。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隣邦
者。聞之。亟來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因所

宋史卷一百四十五

十四

柳被訊。追推推出門。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蓬頭。衣。拊。掌。大。笑。相
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園豚為業。有村僧居五十里外。每為鉤販往來。積有年矣。
民長于嘗携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間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
荆土市廛子弟。多因挾貨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
逸。適。過。他。境。者。民。蓋。用。此。疑。厥。子。不。深。以。為。憂。村。僧。者。以。冬。月。農。事。畢。幸
錯。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提。者。安
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絆。之。名。也。僧。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
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強拉僧偕往。昨。方。舉
手。指。畫。間。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踰。什。數。溝。內。雖。暴
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畧。不。為。狼。狐。噬。啖。的。的。可。識。遂。執。僧。以。還。始。言。因。見
其有所齋。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
自投寬網。今無所逃。夫竟伏刑於市。

宋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宗。子。游。嬉。因。羣。飲。東。湖。
與。數。惡。少。年。相。值。未。醉。聞。歌。覺。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
脫。免。後。用。父。大。蔭。得。官。調。監。來。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

行。郡守沈克一。使往攝職寓於僧舍。且一月。夫忽夜半醒起。若與物相抗。格。言語爭辯不已。遂且神志同。因添差判官。斯撲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錫杖有東湖之事。罪。罪。然其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未到來歲餘。寂無影響。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遭其困。悔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鬪。過誤抵此。既累結恩。救人多為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怒鬼曰。事干性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實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州本屬神靈。言係隆興府。是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兩年。必當報寬。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國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因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國憐於閭閻。訪令。遇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成其從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履夫脚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衝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重賞。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進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

郎貴入京。以一供茶中。一獻老茶。一與貴。以管再任。子但以一退。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游治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辭官北上。過諸宿泗間。子畏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賣。兒豈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鈴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茶廳。有網船稅卒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潛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穢迹法治。是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工。陳六也。項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命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屬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胎。志主者。覆罪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頭。語是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後頭。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繞。異處則復昏。用數日死。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賦。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息

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辰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錄事史亦參。婢已震怒。命左右。撻吏下杖之。百語已。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刀可殺之。為其近惟。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忿懼。遂略危人。真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惶惶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匠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危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君不欲正刑。遂寃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蔡州人。為簡本農家子。周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糶。為所斫。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復重賞。得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練焉。兵罷後。從張淵。進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置於層閣。簡取三尺木床。登之。視一級。夫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呼痛曰。損我脚矣。彼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膝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故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寃為之。數日而死。

宋。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為末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舉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未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末理官。以故二人。遂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往。然意中殊不樂。逮至。又欲止於外。向刀攬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網槩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住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寢香榻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至招鄭君同視之。掖以就榻。少傾。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洩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踣呼過夕不止。向與鄭同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數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既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顧君刀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厄假。如如此之狀。黃聞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鷄豚于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始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如度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覺於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賊于願令諸邑求盜史平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獲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觀蠶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為盜所殺。尉未遂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為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嚴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關司戶攝其事。初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死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據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感怒叱使下。曰。君治獄以寃。上詣外臺聞實矣。乃受賄賂。安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為辯。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夫人之罪。眾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解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狀。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

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今同官相錮論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強為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押。君將何罪焉。吾恚悅書押。囚人遂死。越二日。皂水人持被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水以被擊之。囚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望其中案牘橫陳。遑遑囚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囚并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速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寃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囚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是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襁褓露膝。流血穿滿。日拜不已。至於此。人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余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供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以加以重疾。余痛苦若此。我禱畢。黃喜曰。是聽公矣。痛即止。病不復作。然厭厭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為我辨。肩與出迎。向曰。所遺卒猶未還。安得還至。曰。囚人者已來告。遂出。果

相遇于院門之外。塞簾一擗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黶為人好賄暴虐。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裴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裴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醪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祝歲歲香。宗黶喜而飲。是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為友。亦以詩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筵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莫起南山壽。吏長宗黶醉謂裴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覲。賤降且畧不相款。足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胃疾不能前去。使人持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為禮。但帶帛物貨為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銀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村我小覲。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澗。瀨水中。觀者莫不垂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懸使人以繩捧視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隨命諸官以酒看祝之。使劉令為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為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寔非今世。禍亦宿因。孰不有死。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五

獨尔江潭。王公恐候。故至救禮。屈尔狂尔。愛民保民。慕容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定兆。整尔江濱。祝文誦畢。酒其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黶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更。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黶大叫一聲。仆然倒地。裴官急執。氣絕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塋於江上。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者。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元嘉中。慶祖便住其所。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成謂其害。無期賣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茶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墅舍。見奴教子。哇啼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所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噤。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頭。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麓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雖此之。無不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禮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竹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八人。徒隸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

古今所未有此而可惡。孰不可惡。何八議之有。賈子貢先尚南郡公主。自來解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賈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賈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毀。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賈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但見蘭良等曰。狂豈可受。今來相取。自中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憤飲物。峻然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耽毒耳。將親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奮大連街。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附犬頭曰。怖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將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後九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將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奸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深屨聲。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見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入見。華期帶佩。桃英廚者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誘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解。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今乃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籍。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石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魔。連呼不醒而死。妻亦暴亡。超進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是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殞。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并揖。庾亮問。誰也。並云。陶公未陶公。是稱父。偁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

自代不圖此恩反殺吾孤故來相問。問稱何罪。今已得訴於帝矣。度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有。暮至家。見所殺客在門立。辱所負孽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平。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為惡人所擊。傷其所臂。三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咲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譽之。數載。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稱譽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禮。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拜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主之類。及飛走。肖翹。跋行。喘息。蠕蠕。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為人身也。崇子譽惡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為善之過。尚致其弊。况為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嘗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木瓦誦咒三兩句。遂有一蛇。飛入通達一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遂閉。有鬚即落。迷感失道。精神沮喪。未數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九臨終之際。蛇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亦卒。

永樂大典卷萬幸百四十五

二十

晉石匠閻偏。字士行。建撫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因以白氎遺焉。之。俄見金像。凌波而起。船側驗其銘。勅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後沙門慧遠。取伏魔儀。迎入廬。岫供養。至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夫石未辭。瑞像。像曰。尔年老。但住何得相捨。遂依言住。于時賊董道冲。寇擾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灸之。僧曰。就此火无。微是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刀。賊便下斫。刀反刺心。月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達師墓時。天氣清明。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達。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新於東都。都事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與曰。因何得奏事。融怒之。曰。吾無罪。枉殺。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贈燈十餘步。行刑者暗倒。遂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木炭。遂敗。

嘉吉

儒教於利而行多忌。貨恃而入者亦恃而出。不仁者。以身發財。一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利主孽 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 厚貪則怨主 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 有具有者安貪具有者殘
 滅之政雖成必敗 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荏楚之下或自賊於
 迫切之求 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 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懼嗣之
 禍有危亡之憂 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 因多欲以
 速禍由有利而招辱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君子
 多欲則貪忘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 貪利者
 害已嗜欲者賊主 餐食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 極其驕奢恣
 其嗜慾人神憤恚上下乖離 貪冒無耻禍必及 冒寵貪榮方貽後譴
 金玉之為貨恣人而得者多藏而厚亡 未有千名要利欲不厭而能
 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 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 轍者夏不畏
 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 竊富貴以
 巧者甚於穿窬狡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 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
 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三

道 欲火所燒貪心肆滿 積實如山無益於己 貪欲規圖唐自勤苦
 為人貧窮從慳貪中來 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
 鬼神風刀解其體 貪利極速敗如水注深谷 慳貪嫉妬惡業漸成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竟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
 烟氣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 慳惜不救乏財多為累惡
 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利 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
 炬必有燒手之患 世事何怨慾貪生未肯休所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
 有財不施為自侵欺 自定權術棄他升斗愧心負理東非所集 傷
 嗟愚痴之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間始覺前程險 貪人好聚財財多運
 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 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 惟念多蓄不
 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 慳貪專利常若不足則墮餓鬼 有則不
 施世世受貧 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
 此患 慾多傷神財多累身 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刀之蜜甜不
 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 起一真心能生百萬障門 劫功德賊無
 過嗔恚 嗔為毒之根嗔滅一切善 意地起嗔大地完賊 嗔根者能

滅百劫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究竟。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違背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出言籠籠。發言暴橫。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陳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善愛必大費多藏。必厚止。善積而不善用。如蓄聚為子。寡不自害。貪得忘失。眾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缺。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靈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頗實乎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富恣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因公托勢。奪人邸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陳真動校。咸中大慈。非財害已。惡語傷人。

感應

宋温州司理晏曦。好與客言。言世人仗貴恃富。而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一

二十三

總。必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廣。銀。聚於一鄉。而賦性刻毒。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簡出。外間罕親其面。主掌質庫。幹者。使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獻訴。無從可達。乃求援於東妻曰。過客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後據實陪償。不敢少負。妻不為明言。但因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趨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整潔。常置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携。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振脫。還飛燕簾上。連聲呼僕取水。未至。煙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妻奔出。大屋百間。盡然。頃刻爰焚。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偉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紹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表持法教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問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視我打張。○切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到細草和蒸豆米。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據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卧。少頃氣絕。闔平

主在鄉里作牙儉。貪利判判。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因宅有侵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維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掩其尸。須臾外聞有叱擲聲。亟入視之。而子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木及變。數起數仆。其子畏其惡聲彰露。即昇之棺。餘而瘞之。

宋。陶仁貴。一子雙盲。以宿業問曇相師。曰。此兒前生能賣錫為銀。假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倒懸。到新拔舌。則眼等鐵。若得出已。復墮傍生。却吐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國窮。

唐。隴右木門村有劉鑰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乘鑰匙。開人箱篋。節歲盜其珠珍不異已。故有鑰匙之號。隣家有殷富者。為匙所餌。故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責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繁利略無期限。逆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積。有鑰匙姓名在臍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斃。則棺殮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列置勾仗。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寃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眾怨所呪。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寢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廣州參軍崔暹。思恃郎中孫尚客之刀。充網人部。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晨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府。宋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師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平人已。後深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燒。不勝其苦。每遇懺謝。盡施衣物。竟不獲免。

唐。陵山即守章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奴。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藝者太平。有織花繡文紗者。有仲角為器者。有鑲嵌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復銅柱。公幹將鑄。貨與買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又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

之乃止。既收贖。多為木。吐。唯。皆。身。木。公。幹。雖。木。工。沿。海。株。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刀。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為。文。器。雜。以。銀。一。實。吐。陸。器。雖。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贖。貨。民。怨。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密。全。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恃。而。入。亦。恃。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務。之。膏。血。以。自。厚。化。穢。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謀。將。是。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謀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米熟益以便溺或三之一謂其可相離不妨點因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犯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觀父因莫信人曰我將死母亦不覺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錢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于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資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勝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洒令竊恠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今他人當作輔相或夙祇俗令聞主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備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五

十四

門庭蕪穢今詢其所以僧曰此者公來神報不報今默然曰試詰神不報之因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宰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營耳城西李氏家子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廉下有言誤追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繫者皆僭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背黃毛如爐馬絨而坐李氏識之蓋僧僭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夫人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餐及錢數千去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繫者爭食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是者皆等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髻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雖李氏驚而寤

宋衡城陸氏方賊收債侵占劉氏屋基文籍嘔噓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晨之遂昌僧陳德入冥見陸氏柱結繫于廊廡間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因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今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妻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衡訪其家具以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遂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脫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干村有張先都丙隣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得
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
門外見市塵却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都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
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改候於此今知得還將杜以事吾之故宅與張
先比隣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磨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履巧松
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
反之然二居皆已燬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待
氏婿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遣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運張
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幾
遂遣人詣陝呼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
都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都之子令以券投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
夢中見都丙未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改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
出期

宋陳章開成觀牛道士為級社觀上座以公堂銅盤瓶貨積三十番及以
本利積牛移為己用遂延日久之主首更易於其能贖人亦莫知其故越數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二

三五

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與宋若舍遊九官山夢一卒攝至官府庭下曰汝
止此今日午未空已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暗室
中引牛上座檮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貨錢一
折而服牛向主首悲泣歎牛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
使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閩寺以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
恩自恣郡內有巨室蓄一鴈磁盆每歲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
其價不售迺為一番船曾訥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
良即奉以謂訥厚藏寶貨服用借微末與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
捕其妻孥械繫而搜索之訥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跡仗劍而出遂至
紛然良即以誼拒命殺人聞奏奏下誼伏誅訥配沙門島靖康初元訥以
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孳敏訟冤初蔡攸竄海外權道監察御史
陳述進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被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鞠治之述
入境良往迎之就坐檣下和訊施以醪醑良階憤恍惚如見誼心博即承
罪細押往英州聽鞫初未下而良死旅獮僧寺述復毒利不法為人所訟
制勘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郎間親良旅獮在焉其

夜迷獲夢中亦見良吉曰爾何故理我履轍遂悟驚悸得疾而卒積室相

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吞噬冥冥之中頗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委
其姪辛五出離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發難可以贖償乃
用出鈔一頭盡雜不與散雜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
到地名車子岡呼為濟靈擊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照得扛
擡歸埋未載人為雷取出尸首公族驚惶遂命道士度牒還願其家小童
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通行告示方與安矣留偈曰
旬日吾號名為律令神職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厥賊心富
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鞏固以橫敷治主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
媪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囊而
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苟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
資給媪終老爾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
二固曉得之即逐媪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之日鞏夢周氏之夫
告之曰爾強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爾全家亦未納命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二六

既寤命眾備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方止
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城鞏氏數十口皆死其履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塔里一打皆施氏有曰施八者者故為
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弄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貨日豐乾道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中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一
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跪足于中各有所夢如鐵鑊之屬其
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
椽術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文書并斛無遺
餘瓦屑飄揚虛空間若鳥翔鳥起人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
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者貪富不
仁之報

宋蜀人馮子春為資州守其塔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益老兵侍以入塔屋
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寔請獄兵長老不能堪訊
鞠遂自誣伏案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
寬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注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
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

此對曰：銀盆事果陳訴於帝，帝令來，追知府女婿，封理為賜，編之火，成夫所在，其婿即若中惡，當日九為後，七日亦卒。

唐有嚴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使伯之門，以燒煉為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後為識者所誚，悔而耻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也，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有成大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而燒藥，因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禱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為鶯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于山溪谷之中，鶯獸隨之，不離，趾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逃，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捨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微時，在聖壽寺，教授土徒，每過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曰：「人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因問其故，乃云：「某主時，上帝賜王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迴避，近緣養一道人，燒煉金銀，上帝遣去王印官，王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為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神史言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更以之治疾，竟不收効，後岑為虎所食，因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史過而得之，人皆以為神使之然也。宋吉抗，沈防，繫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幾，療朝士疾有功，適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來藥者如市，燒一歲，得十萬楮，桐敷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款，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郵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楮謝汝，夫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郵。

宋廬陵人龍昌商，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商適值歲旱，乃往禱神，同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運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隊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商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中於誓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商有孫，持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乘因連帥李繼宗，懸解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兩任不逆，我有美髮，何為焉？』言訖，獲髮剪之，知感深懷憐憫，既連於差，照送獻于劉自然，知感又

不免緣成身歿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焚亦亡後黃家
乳驢忽產一駒左腸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
妻于獄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也遂取試
之驢即飲酒數升啖肉數鬮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
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
慙慙而死

米紫巖章森德茂被郡徽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粗絨在身哀泣懇訴不
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
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為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
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標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冥然不
顧郡中有閻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
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相燭籠殿上
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史環列未幾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
業畢押趙次春二十押送鄆都收管忽周匠以唾唾兩廊燈與殿上燈蓋
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帥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幹帥忽發背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二天

瘴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
有所忌再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
而死李自認僧為門僧庫僮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陳孕將產初夜夢此
僧來相見遂以僧為名及長家計為之破蕩及于人生一孫夜夢一船
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宋沈州霍千里貪賄無厭杖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
可否則定獨結與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霍恨欲害
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來脫而若夫壓狀遂悄
然及明衆僧視之皆斃為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誤訪之霍已斃矣

宋慶州慶化縣常遣吏李基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通者不滿
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
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蒙其上

唐元龜既誅魚朝恩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弄智政以朋成頌
南節度使徐浩貪而倭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為吏部侍郎鄭注得幸
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胙注結守澄為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實有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張入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闕十六子有所承請先賜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當從父肆貪壞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象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宦人之手。宋王玄象為下邳太守民墮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追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安觀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唯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因宅木載其人欲加質張屬官儉作斷骨契因之明年又來就責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柳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朱陳邦光守金陵將杖朱衣吏當直伍伯者素光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嘆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于牆間適有破磁片正對乎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癢不可忍數日而死。宋柳勝字平之邗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鴆毒而

鼠食苟可獲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蓄書版以資生理。鄉有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衣不許報以傭售此乃小民欲禮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固其利不憚身為市販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旋遷慶字去貧瑞芝鄉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利利鄉隣正與勝等始至交幕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遂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執私以行科罰遂慶假公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使仍以書藉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醜違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銀甚憚每遇休將勝與遂慶設筵對飲粗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版之家惡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謗之聲藉藉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咒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果暴死化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遂慶亦以惡疾殞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是泉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舉古之樵。麟。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樵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大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驟然起坐。遍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叉。尾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噬之。勢繁能認其一二。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棚掛。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初左右取咒咀者。書米示二囚。又取帖于一查。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幾逢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尾推吾及犬。皆墜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財籍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三十

能董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願分街值。施主不稱。每報怨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富。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夫。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速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頸。得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運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將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闕頌獲。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建鄴。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已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運本。履自是舟人。驚憚。莫敢慢焉。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耶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玩甚豐。以瞋。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污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胡千足。并雜寶物。可為法立。管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眾人。必懼。高曰。但出。眾不怖也。神從林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黃贊嘆數闕蟒
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後出身登山而
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賊思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
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駝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
向之少年即那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歌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
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
世害已少年尚在高竟使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救宿緣歡謂少年云
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華對廣州客悟高非凡器然意解追恨前愆厚
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連會稽至使入市正值市中有龍相打者誤著高頭
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嘆
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
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脫蛇而
去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
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於
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二

三

昔波羅奈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為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乞
者勿通日難之子稱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運主國中為盲婦作子其
夫語婦汝身重疾今復陳難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柴場便
止其中九月生子兩日復育已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
飯愈餓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入
到底中稱檀聞語呼守門門監罪即擊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
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為小小其大在後汝
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
難具說願佛哀矜到此兒所分數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使開明臂
折復愈因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
世間甚苦惡病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主時食噉食
惡衣裳單敝以樹葉為蓋佛言雖得豪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
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人啼哭地獄
昔日連入王舍城已食見五百鐵尾白舌尊者願盡哀愍語我家中言我
等輩為長者子在日方遠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

自施。遂進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啗如細釘。幾如錐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為設會時。入定偏觀。彼諸餓鬼。不見。推其所以。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眷屬所能知見。蒙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為說法。其夜主切利天。昔佛在難陀山時。有婆羅門主于。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保。其父母聞之。無稍。雖長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足自生活。父母遂令去。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尼即歡喜。願為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眾眾着身。佛為立名。羅旬。時五部僧。每出分衛。知此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初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待。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適百

億國。遂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饑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報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去。而無涎澀。即羅旬欲知羅旬。踰者。雖衛佛時。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水布地。悉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是汝惡報。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澀。時羅旬。踰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定宿殃。世人惡報。謂行惡無罪。羅旬。踰。是其證也。

永樂大典

卷一六八四二

昔日連從禪定起遊。但水邊見諸鐵尾。受罪不同。時諸鐵尾各起歡心。未問目連往昔因緣。一尾問言。我一生未。但抱鐵湯。欲至廁中。取糞敷之。廁上有大刀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未。肩上有大銅餅。咸滿。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眾事。有一餅酥。藏著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雙。威然火燒。滿中。烱烱。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擅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汗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住見。具以啓佛。佛與大眾。共詣池所。大眾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盡本末。佛告大眾。

永樂大典卷一六八四二

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饌。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難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左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主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眾問言。貴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莫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使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曰。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法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鐵尾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鐵尾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今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鐵尾。身如焦柱。髮如維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蠶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今時目連。見此鐵尾。而問之。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鐵尾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鐵尾。不能答汝。今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今時世

尊者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水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竟不自施。尋即出去。慙慙獨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等。甚可惡見。即喚比丘。米入舍內。閉著空屋。令其即日。餓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犍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犍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曰。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答。尔不當問。佛時大目犍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衆。演說妙法。見目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軟語。而問訊之。見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曰。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并旁

永樂大典卷萬六千四百四十二

三十四

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今我水瓶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進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達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耀。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遂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哉。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躬施木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還守木鉢。時諸僧來。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木鉢。聞鉢聲。見其屍。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住柱。狀貌可畏。守此木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吐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王子。名曰健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夫

伴憐憫。鐵湯所過。遠見一城。謂為有水。注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
鐵尾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所見。鐵湯所過。唱言求水。諸
鐵尾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惡惡者。欲與我水。此諸鐵尾身如焦柱。以
爇自體。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過。故來求水。爾
將鐵尾。聞億耳為渴。所過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
不知。此鐵尾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揚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况獲得飲者。譬如多羅林。深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夫即皆
火熱。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憊惶走十方。飲渴所過。切張
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身逐。如楚捷。捉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
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墮貪極。嫉妬。不曾施一人漿水。及飲食。自物
不與。他抑彼。今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
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聞元不一夕。聞空中呼李某聲。被
承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
由來。與既不得住。能不捨然。我去後。若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
人。廣有惡味。非持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
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煉十餘床。銀
器不一。千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永樂大典卷萬字八百四十三

三十五

唐黃皇李公好餌丹砂。患有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尋浮山來。謁相公。公
甚延入。既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內。取之
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促壽爾。貧道有一火玉。置
秘之。已數十年。夫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
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珠砂。登嶽者。於淨室內。燃香。致象之鼻下。親自
封鎖。莫令婦人雜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八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
砂盈腹。吐出。然後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
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被於火。突
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唯忠孝是念。
無自致。其容又出一金象。其一。曰。此是唯者。責其相。伴如無此。恐玉
者。已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髮白者。皆黑。雖是公求砂。無藝
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姓李。秘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
後果得罪。而遷於尾門。謝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
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終魚潭。公平生有玳瑁之物。親自鑲。閉三船。是

下缺

七六九